



四書
集義

大學原文

全

0712
1570
1562
1

屬附學大田稻早
館書圖
寄第 一
經書
第 84 號
第 1 卷
出帶許不外館書此



門 0612
孫 1562
卷 1-3

騰谷先生著

四書 大學原文

集義 同 集義

全三冊 集義塾藏梓



夫大學之道
無他教遷義
之方而已矣
故古之崇德

大學

廣業於大學
資焉此篇論
古為學之功
用盡矣後世

之人牧不可
不讀之能讀
之則於治術
可無大過矣

文政甲申春

三月

源信彌撰



男信庸書



文政甲申春
三月
信備撰
思言書

大學原文

此書余所著大學集義之原文也。今抄具于大學集義就啟之。

騰谷 矢部保惠句讀

大學 大古音恭。尊稱學之辭。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大學之道則為

學之方也。明明德則明示崇德之為也。上明字。照下親民止於至善也。三在字則指學文之道。期此其下學上達登高。自卑本是大學之方。

此所謂質的張而弓矢至然則學問之道張此三綱領之質的人各宜持切磋之弓矢以射其

所在之三物。學者志毅在此。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此承上統明學知成功次第之全體。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此通上下文明其所教之格物。所學之事業。不

差所先後。則違道不遠。終得道在此物事。

右第一章見所得於知止在物事不差所先後。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以上六條目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此承上章明古之人君有諸己而后成教於天下之為也。其得與施之成功。出於格物原府。是

自大學之道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

此明脩身之功。上可以治天下國家。而下至理妻子。壹是皆大學之功也。中庸云。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人不學。何以知禮乎。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此明學知道者。其所厚者厚。而其所薄者亦至厚。此知本者。而知之至也。知之至。即學知之極也。

也。君子期仁。亦學而脩身之功也。

右第二章論致知之功用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本。

知止之功在誠其意。亦此脩身之大

自此至此。謂知本。釋誠意之為。及誠意之功也。且此及下節。辨誠意之真假。

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

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此承上文。毋自欺之言。論小人間居為不善。自欺之無益。而述不可不慎獨之義。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此承上文。虛假之無益。引曾子之格言証之。右第三章論誠意所得之全體。

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

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此承上文脩德而言。德必待學而成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念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念也。

亦有利哉之利。利上之所利也。非私利。所悅利黎民。

此引詩說詩以結三綱之大體。上引武公，此引成王，惟取其盛德至善不可忘之義耳。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此承上前王不忘。引文王之明德。湯之奉天命。堯之明俊德三者以証前王皆自有明德。民之不忘也。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此承上皆自明也。以釋皆自明之為也。

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此証日新盛德之至。終受天命救民也。又皆用禮義之極。學之功也。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綿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此引三詩結三詩之言。以明止字義也。夫善道所行雖多有本焉。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此總括知務本也夫治之使無訟者禮樂是也

右第四章論誠意脩為之功也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此釋脩身在正其心之一節戒處己之正心

入次右第五章論脩身在正心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此警接人之用心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此所引諺語者舉愛之所在必易蔽其明之一事而戒其辟也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第六章論齊家在脩身。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此承慈起仁而釋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之效也。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

此承上文一人定國而伸其義也。

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恕者推實

謂心之

此又承上文反覆釋之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

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上文述居家而化民之事。故唯以治國在齊其家結之。似非齊家之事故。又三引詩以言宜家可以教國也。

右第七章論欲治國者先齊其家亦以脩身為本。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幼而無父者也。

此述民從上之所好以戒人。牧正己而國治也。絜矩之道。蓋執方正而率下之稱也。是乃君子欲下之方正。則可自執其矩也。己其處己。絜矩施於人。則忠恕也。處己之處。字訓制。制即正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

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此述君子處己之用心也。蓋所惡不善也。上下前後左右莫不善。此絜矩也。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此引詩說。詩舉君子之實稱也。君子格物以得道。文質彬彬之君子。而民之父母也。何則。其好惡在養育民也。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

此又引詩說。詩戒君相絜矩邪正之應。其嚴乎也。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此又引詩說。詩因上文為天下僂。而言人棄則天亦棄也。其為民父母。為獨夫。共存於人。牧絜矩之有無也。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此明德之意。承上文。述有土。此人民必在乎德。

以言世不能然也。自此稍說出貴財之失德者。

一篇之根源自首章之誠是也。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此又為世言財利者發之。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此財聚則非生財有大道之財，而聚歛之財也。

言悖而出者，非言順之言，命令之反所好者也。

豈無悖入悖出之患哉？故人牧濟世之政，在財

散與言順也己。

康誥云：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此引書說書亦言峻命不易之意，以証務本之

義也。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此言不以金玉為寶，而以善人為寶，以証上文

善字。且戒人牧務財用而不務德者也。

舅犯曰亾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此又述興身與國皆貴德而不貴財以言世不能然也。

秦誓曰。若有一人。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

民亦曰殆哉。

此述長上好善之至。國家獲其利。蔽善之不祥。國家至危殆。以諭人牧也。星野氏大學証云。若夫有一小臣。斷斷兮無他技也。其心休休焉。如有容之。然況其有技者乎。又況其彥聖者乎。寔能容之。則足以保其子孫黎民。不亦利乎。若夫反之。則雖欲不殆可得乎。斷斷兮無他技。謂絕無技者。此章得之。較較明明。然子孫黎民連讀。未是矣。

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此承上。述仁君能審愛惡。以戒宜。鉅莠長喜苗也。辭空之。限及心。私其子。惡。然且不亦。休乎哉。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

命。命世之命。廣雅云。命。名也。是舉賢之名也。已無用賢之實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

遠過也。

此承上。述君相務名而無實。至退而不能遠過也。是闇君庸相之常態也。舉而先之。退而遠之。

是明主良佐之賢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此好善惡不善性情之常也。然當世之長上。不學木率。好驕泰。而惡仁義。如是乃菑必逮身。雖悔可及乎。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此承上。起下之言。孝弟者行也。仁義者道也。道者以行。所由言之。夫仁義之大道。忠信學禮。以

成其行。謂之有道。君子驕泰則長。上不學之佚樂也。謂之在上。小人得之與失之。有道與無道耳。得之主忠信。失之在放心。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

此因時君之病而言之。且警不學自用者。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故君子生財有大道。與夫小人務財用者自別。故曰大道也。

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

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此反覆戒時君不學而不知以仁義利國家之為大也之惑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此述在上不與民爭利之事。以言以仁義利國家之為大。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

之使為國家蓄害。竝至。雖有善者。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大學之道。總是以義為利也。

此國君不學。而不能任賢。使小人為國家。則小人不知仁義。以務財用。殘民為事。於是壞亂極矣。至不可救藥。何則。仁義不施。而欲逞一己欲也。彼小人助之斃者。與大學一篇。唯是警之耳。右第八章大學之道畢矣。



170
Ker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875-1876

井原
藏公